

靜軒先生文集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記

南軒記

予友歛之槐塘程處士文耀近於居傍築室十餘間起南軒以
游息所因以南軒自號今年夏六月春秋躋六十其婿邑庠生
江君寔既捧觴樂其懸弧之旦祝其無疆之壽矣秋九月余自
京師還過歛江君謁予驛舍復請爲南軒記以寓祝頌之私予
詰之曰古今祝壽者多矣况之以南山比之以松栢引之以龜
鶴期之以神仙獻之以圖籠之以鶴頌之以詩與文未聞即其
號而記之也今茲之請其故何居江君曰類此者吾固爲之矣
然而不足以盡吾之情不足以表吾婦翁之爲人惟吾子彼此
好託通家願記之毋拒予昔十七八時教子處士家塾及忝仕

籍歷御史一謫一起隨牒過家又獲數登其門交於處士也甚
稔但未至其軒耳竊以予所見言之有偉然其貌仗義居鄉創
業裕後者處士之先祖存新公也有粹然其容積善不倦守成
不怠者處士之先考天育公也此則南軒之所聞者遠矣處士
謹厚周密以孝友全其家庭以忠信處其里閭以勤儉治其生
產以餘波利澤濟其鄉之貧乏此則南軒之所培者厚矣處士
既躋下壽內助許孺人亦舉案無恙有丈夫子二曰椿曰楨皆
彬彬然克率詩禮之訓貽謀者有道軒蠱者有方以故家業日
富處士或攜諸孫或延賓友或引群從兄弟日相優游笑樂于
軒中二子綵侍怡怡不違旦夕戶外事是非不與聞焉此則南
軒今日之盛也植之高而致其求者必不折流之長而竭其源
者必不竭處上繼今以往益進其德不以履歷而解其

使世世長福益隆家業益大子孫益衆以賢此則予所望南軒
之盛於他日者也然則南軒之爲南軒非壽域乎江君分雖半
子其說願計不出于此數言者故次第爲之記以驗其後若以
替纒世皆言則衆人之共知以作軒時制言則富者之常事故
不贅弘治乙卯冬十月二十五日記

新建提督屯種按察分司記

昔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分置衛所各設屯田爲足食足兵計諸
軍士屬內地者二分操守八分屯種屬邊地者三七分之防有
警也然天下屯糧有限軍餉所資多出有司之存留與其起運
獨雲南自沐昭靖王開闢屯田百二十年于茲軍餉皆仰給
乎此而有司所供者官吏師生俸廩而已雲南屯糧其重如此

初例屯軍人給田三十畝歲給種子月給倉糧及秋成則徵穀五十石繇正統後就所徵退其種子月糧名曰與除止收其穀弱半折米入倉紓軍困也然以舜民嘗所經過考之天下屯軍及總小旗舍餘給田不一輸米四石或六石不過八石獨雲南屯軍輸九石一斗二升總旗七石二斗小旗八石一斗六升田皆限二十畝若軍隻身田一十五畝則輸七石七斗六升餘丁無月糧可除田八畝則輸四石二斗八升八合田或不均糧亦不免兼以厥壤多瘠雖皆不易之田所收實薄二十六衛所府中獨騰衝安寧各止有田糧而無地稅或者其地尤瘠也雲南屯軍其難如此况右後大理臨安金齒諸衛司各首領口又暨左中前廣為建墩洱海瀾滄蒙化諸衛各有公田皆屯田糧自之數載後漸多有情隱安寧一兩官無田可給少候後給各

有職田以畝計之指揮使一百四十八同知一百二十四僉事
一百一十五正千戶七十二衛鎮撫副千戶各六十七百戶四
十八所鎮撫試百戶各二十八若都指揮則其數視指揮又加
等洪武永樂間官自開荒入冊在俸其後分職既冗撥以屯田
因而爲奸得之者盜據以爲私業或賣人規利重復告乞侵蝕
無已軍民視效隱占盜賣冒稱開墾詭報有司以徵俸稅糧之
輕者曾無虛歲所以正統間有職田減半之例近年清理有除
豁有司稅糧以復屯田舊額之條然令甲雖嚴而玩法者自若
逮夫會計不足餘丁入七分者乃有無田乾認之名蓋樣田天
下間有而公田職田獨雲南有之故也雲南屯政其多弊又如
此於戲任提督之責者苟欲有所據而極核之俾屯糧之額不
耗屯軍之力不匱屯政之弊不熾舍卷案用籍其奚以哉先輩

君子值邊務繁劇往往賢勞他政而不得盡心乎此至於視事亦無處所卷冊散寄於敗筭破篋中以致奸貪惡其害已購於吏胥匿而燬之舜民自成化末以御史謫蒙化衛幕頗知其略茲奉

聖書來倏踰三載所謂卷與冊者蕩然無存日搜月訪所得者僅十二三又慮無所寄者亦徒勞而已此今之分司所以建也初議建于總司中門之東偏贊斯議者同寅憲副三山林君廷珍同郡謝君廷獻憲僉莆田吳君玉甫江陵趙君廷振并研胡君茂之郴陽曹君存之巴郡胡君畏之天彭李君希顏僉以爲可而允之者鎮守大監劉公明遠巡撫都御史張公汝欽巡按監察御史余公誠之也旣而按察使應城西軒陳先生至謂地偏且隘乃出官緡易隙地于長春觀之而去總司不百步而迄

財費取諸官帑工役取諸率伍首事于去年十月及今春亦苟
合矣適黔國沐公布召襲爵奉

命世守雲南慎繼乃祖昭靖之志從而玉成之都帥鳴遠仲威
二劉君又從而協相之指揮張經千戶方昱百戶王洪董役惟
謹迨是月始克落成焉夫古人用民力有可已有不可已嘗人
改舊貫而爲長府可已者也其修頻宮復闕宮不可已者也今
分司豈非頻宮闕宮之類乎故述雲南之屯種所以異乎天下
之屯種者刻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弘治戊午冬十有二月望日
記

龍飛第一科進士記

寧陵古名邑士風素稱忠義仁厚然自

國朝永樂癸卯士未與科第者凡六十年成化癸卯喬公希任

始以能經領薦書山川之秀剝而復完所鍾也

皇上登極三年是為弘治庚戌今致政太傅宜興徐先生典會
試文衡取士三百餘

廷試釋褐謁主自呼鄧第先生曰諸賢

龍飛第一科也當益自勵如唐韓愈宋寇準榜得入以副
皇上側席求賢盛心可焉三百輩皆唯唯喬君實在其列歲辛
亥君出宰平陸治行卓異癸丑以內難去丙辰起復得晉婺源
聲績視平陸尤著丁巳冬以歷任兩邑滿三載將課績上考勅
念其生適山川氣運之再盛而其出遇

聖君賢相之一德且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所望列職中外以
奠安之者惟吾進士科人物是賴矧當

龍飛第一科乎於是緘書述徐先生之言取

龍飛第一科進士七字伴舜民記之蓋欲接日警心以不忘厥
初不替厥後非以侈其名也明年書達滇南舜民軸箋請侍御
錫山吳公遜之題其端又請侍御關西謝公汝爲暨藩臬僚友
佳什以詠之尚未滿卷聞君已奏最擢內臺矣於戲第一之名
不可尚也求稱斯名豈但如韓寇二榜哉蓋韓文公舉貞元八
年進士在德宗爲第五科德宗非能求賢獨賴陸宣公爲主司
耳韓之道德文章望重山斗固得人矣其次僅一歐陽詹有忠
孝情舍二子無知名者而當時乃號龍虎榜寇忠愍舉大平興
國五年進士在太宗爲第二科太宗求賢雖非德宗比亦中主
耳寇之面折廷爭素有風裁與夫李文靖謹重有德望王文正
深沉才德鎮服天下張忠定當一面之寄固得人矣舍四子亦
無知名者而張乃自詫其榜得人最多我

一祖

五宗聖聖繼作養賢百餘年

皇上以大聖之資求賢於政化維新之日視唐德宗宋太宗相去萬萬徐先生又公而明足以遠輩陸公君遭際可謂隆矣使三百輩盡如君循名責實一念不懈他日勲望之茂人人足以昭當時垂後世豈但如韓寇二榜哉不然人將指之曰此

龍飛第一科進士也其人物其才節其事業不過如是而已君公勤剛直樹立甚偉事事第一以稱斯名有可必者舜民姑記之以竢弘治己未冬十月丁酉記

柳溪書院記

柳溪書院者休寧汭川宗姪尚和講學之處也尚和之先自五
大畝遷其邑之柳溪傳至叔耕者親及朱夫子之門隱居樂道

號方壺居士學者稱柳塘先生至彥暉者從鄉先正東山趙公
學士楓林朱公宗先達春坊司直蓉峰公遊洞達性理學者稱
養晦先生實始居汧川尚和六世祖也其祖存志翁學行尤粹
嘗建思親亭沒既十年餘尚和講學亭中一夕夢翁以詩詔之
有此地遷居自柳溪之句既覺奉以告其伯父分軒處士及其
父維則處士重葺斯亭增以室屋四旁植柳中藏先世遺書若
千卷請篋敬程內翰題其楹曰柳溪書院示不忘本也養親暇
則與族之後進相就討論維則處士復置田若干畝以給學者
尚和欲爲久遠計乃以記見屬夫書院之名非古也三代既降
庠序之教不修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校宮且不置博
士弟子員其後諸儒以明經教其鄉者名家甚盛未始以書院
名唐開元中雖有學士書院乃職署非達之郡國山林也淪及

五代之衰士病無所於學相與擇勝地立精舍爲群居講習之所上之人就褒表之分以官書惠以祿秩賜以扁榜若宋初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四大書院是已好事者或感先聖先賢之故宅遺踪或慕前輩讀書過化之地居位去思之政與夫流寓謫播之鄉莫不各建書院因以祠之率侈其名而無教學之實吾新安文獻郡宋淳祐間郡守韓補建紫陽書院用祠朱夫子理宗書額賜之今移歛庠絃歌不絕元至大間吾婺源考川胡浚氏建明經書院官爲設山長得雲峰胡先生以易名家學者雲集今遺址尚存尚和乃以英妙之資承家學之懿當治教外明庠序興感之日爲近紹興經遠法紫陽之舉有書可觀有田可贍固無待乎上之人褒表惠賜矣惟在乎所志者大所存者正所擇者精所守者固操存玩索其積力久必也不外一臆而

括天下之理不出一室而通天下之事他日用則爲忠爲良而政事足以及物舍則稱孝稱悌而文章足以潤身見之者皆曰此柳溪書院中之豪傑也此汧川汪氏之多賢也斯爲無愧矣不然徒勞無益也記安足恃哉

重修休寧縣忠顯廟記

休寧邑治之東有忠顯廟宋紹興乙亥邑宰莆田吳敦仁所立史書金忠肅先生記之以祀吾祖唐越公之神也昔隋煬祇逆不道天下大亂人得而誅之公以新安豪傑起兵據郡兼有宣杭睦婺饒五州志欲討賊乃從衆請稱吳王以靖一隅比唐高祖登極武德四年遂籍兵民納款高祖嘉其忠因使持節總管六州諸軍事欽州刺史封越國公至貞觀時授左衛白渠府統軍改忠武將軍行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又嘗爲九宮留守褒

寵二十餘年及薨郡之父老請祠于廳事西大尉中刺史薛邕
請遷于烏聊山著于令甲歷代祀之益虔公之神靈亦益顯陰
有以相于國而福于民宋元累朝追封王號政和中賜廟額曰
忠顯德祐中改賜忠烈我

太祖皇帝大正祀典又改封唐越國汪公之神從生爵也春秋
祭祀事同社稷而唐有二誥二圭宋有二誥真蹟俱存藏于烏
聊舜民不肖公之裔孫嘗薰沐謁廟躬展視之今廟乃行祠歟
承吳宰所署舊額然自紹興以來歷年久基址侵勝殿廡頽塌
不足以稱祀事弘治丁巳三山李先生文輝繇監察御史謫宰
是邑謁拜瞻顧欲使新之而難其人謂邑之雲溪曰紹者亦公
之裔孫也舉以屬之紹於是倡率西門同派諸孫共捐已貲復
其基輸其稅修造正殿門廡凡三十有四間使神得以憑棲而

爲邑人公祭之所兩旁創餘屋十有二間以居守者使奉晨昏
又創寢室五間使諸孫每於歲首長幼咸萃以祭以拜庶一族
昭穆不紊以盡追遠之私始工於是歲三月旣冬而落成紹之
用心可謂考諸孫亦可謂無忝所生矣使不得神民之主如李
先生者發其端亦不及此也旣而李先生擢新安貳守神民益
有所賴紹遣書謂舜民宜有記以示久遠惟公之出處以正在
隋起兵時所當起所謂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者也在武德
中納款義所當納所謂公用亨于天子者也其在貞觀中褒寵
之榮禮所當褒所謂康侯用錫馬畜庶靈日三接者也易之進
退存亡公得之矣惜乎唐史不明大義雖紀載不沒其實而抑
揚無據故後世君子若金先生之記暨吾宗忠定丞相龍溪公
翰正夫監丞文節禮書與夫胡雲峰方虛谷諸先輩各有翰墨

極力發揮而汪台符廟記羅鄂州考實程篁墩內翰廟田記尤
爲明白蓋人徒知公之神靈烜赫響應千古而不知公之生鍾
山川之正氣其沒也千古此山川則此氣常在如生之日徒知
公之保障六州功在民社宜其廟食千古而不知公之出處以
正此其功所以盡美盡善歷千古而不磨李先剛直詳慎事
業遠大觀其此舉可謂知公者矣後之來者亦必有感於此弘
治辛酉春二月丙戌立石

休寧縣新作鼓樓記

休寧故有鼓樓在縣衙前百步許

國初知縣杜貫道所建歷百三十餘年勢漸以壞弘治己未翟
侯行簡由翰林檢討來知縣事欲新之而難於勞民未幾市廛
弗戒于火遍及公署侯叩頭反風滅其燭惟鼓樓及縣前東西

願燬焉候嘆曰天其以起廢之功見趣乎不可再緩矣卽上言于郡于行臺皆從之乃捐已俸及哀商旅給符之費鳩工聚材不夫力則取之籲詞聽理之際檄典史嚴君仕達總司會計命富民金萬全汪廷傑等分董其役且相誓于城隍之神以示至公富民爭出金帛助之工善吏勤竝手階作始是歲十有一月迄辛酉二月厥功告成寬廣仍舊址爲樓凡十有二楹上置二鼓環以窓櫺下跨門道通出入左右立礮壁爲階榭之所卽志所謂鼓樓倉也雄傑高敞倍加于舊又弛餘力以治東西廊及縣門東西兩綽楔土地堂三思橋察院門壁陰陽聖學旌善申明亭亦皆煥然一新色之人翕然瞻仰罔不夸其壯觀其秀而有文者競爲詩歌頌之儒學訓導鄒君洪敬輩喜侯之舉事不疾不徐上不費官錢下不困民力而其成功之易如此乃具顛

未以記見屬舜民無似嘗謂興作有司之不免然有得已者有
不得已者若魯之僖公新作南門得已者也其修頹宮復闕宮
不得已者也今休寧爲徽壯邑鼓樓卽古之麗譙譙亦作噍謂
樓之華麗而噍噍也初以陳兵而却敵後世施鼓持夜者以應
更唱蓋邑治所在有倉有庫有狴犴之拘繫有民廬之輻輳特
設是樓所以定夜漏警更旂節市井之作息而杜奸盜之覬覦
猶有陳兵却敵遺意其關於政體不輕而重也較然矣旣寧而
燬作所當作豈得已者哉矧侯於是役所處尤光明正大數月
間兼及他作能使人心中無少厭黷視彼不得乎上下而與大役
起大謗者萬不侔矣是不可以不書也侯名敬河東濟武世家
性敏學充其爲政廉慎仁厚治行幸爲百城之表大用也

紫陽觀憑虛閣記

予少聞郡城南有紫陽山山有紫陽觀爲仙人許宣平發迹之所又聞稱朱晦庵先生爲紫陽夫子而未究其義此長欲讀晦庵名室室記始知紫陽新安名山宜平昔之隱君子非仙也韋齋先生嘗遊此山而樂之及寓閩中因以紫陽書堂刻其印章將庵遂以名其堂而不敢忘故後之學者合山與人而稱補之耳弘治庚申予不幸丁先母憂讀禮于家時年郡侯幸庵彭先生以志事相屬開局觀中始獲登此山以覽景仰先哲紫陽先生登其所謂憑虛閣者觀址東向殿堂門廡梯山而上閣又據山椒最高處凡十有六楹雄傑明敞幾與山齊試倚闌一眺仰則青天白日如臨目睫俯則觀屋參差萬瓦如平山前松如麻遠則大溪之東問政龍井諸山嵐光掩映如在簾籠之

際謂之憑虛信乎高出塵表不啻蘇長公赤壁之遊之憑虛矣
一日方道士本初爲余言曰斯閣乃吾近日所創其殿吾徒道
輔之功也閣之爲費頗鉅大馬之齒八十有一矣自辛卯不
廢于視聽筋力不倦于躋攀故嘗師弟吳奉章自於山中養香
畢卽一登覽朗誦黃庭袍膝危坐有神遊八極之妙斯時也不
復知此閣在山間亦不復知此身在人間且不知宣乎處若友
韋齋遊樂時亦不此閣否也幸于寓此又幸乞郡僕爲題其扁
吾之閣一旦增重矣倘不鄙幸爲記之於殿紫陽古繪今也得
宣平而名始顯于一鄉得韋齋而名始顯于他郡得此閣而名
遂顯于天下後世紫陽岡云幸今余之來又獲于此隱以盡一
山之勝記此言以白三賢之迹紫陽又云幸矣余亦一大幸也
昔周穆王因尹喜樓觀召幽逸之人居之以爲道士與公方外

之道士異本初本亨獨擅此閣之趣其方外之幽逸者與道輔
年尚富閣其所固有也弘治辛酉九月望記

義塚記

古者孟春揜骼糞繼後世建漏澤園我

朝建義塚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爲人上者之責
也然是心人皆有之欲見諸行事顧力之所及何如爾上焉者
足以及一國及天下下焉者一家之外及一鄉而止苟力足以
及之而不爲夫豈其本心哉詠於利也歛之環溪朱處士克紹
自幼負義氣居鄉多爲濟人利物事其葬人喪之不能葬者屢
矣一旦喟然嘆曰此非久遠計未足以盡吾之心也乃相于汪
村林捐貲買地一區凡鄰之歿而不能殮者畀之槨或能殮而
不能瘞者竝收而封之流移之殍及客殂于其鄉者與焉復買

地二畝歲取租入以清明具饌致祭由是無主者有主無祀者
有祀塚壘索而松楸鬱鬱使一鄉之中王果無墮棺之嘆伯有
無爲屬之虞號爲義塚者今三十年矣處士之心非不忍人之
心乎雖其家素富於財而力足以及一鄉良由其心不誅於刑
故足以有爲也處士年近九十康強如六十許人特偕余宗姪
節夫謁文將泐之石以訓其後使世守而勿失其用心益深遠
矣昔人葬一流棺門前之溝忽起爲岸且有荊州之報處士所
葬者不一而足年雖老而子孫衆咸他日環溪之岸其有不起
爲州之貴其有不在子孫乎處士固非望報者天之報處士理
宜至此姑言之以俟弘治辛酉十有二月望記

富登義術亭記

大南富登溪溪有步道俗呼徐田塲險峻崎嶇難行甚里之巨

室朱君士學欲闢之未成事而即世其子祥字尚麟作而嘆曰
此吾鄉之蜀道也此吾父之齋志也此吾之身之附當闢也乃
捐白金十餘斤命工伐石于山既方且巨輦致其所廣其址而
置之惟崇惟厚惟堅惟坦長以丈計者幾二百於是往來者靡
不嘖嘖稱頌以爲昔也不及山間一兔逕今也介然成四達之
衢矣斯人也輕財仗義挺然能爲先人之所欲爲如此謂之義
衢孰云不宜尚麟聞之益自奮發復建一亭于其衝使休憩者
有所而介其鄉人王君宗植以記見屬王君儒者而假手余拙
惡足爲斯衢斯亭之輕重哉夫道涂自天地開闢以來人所必
由古先聖王體國經野罔不視爲急務故堯時已有康衢禹之
開九州即通九道周官設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平平蕩
蕩非若後世築甬道通回中通靈山通飛狐關嶠道通子午通

袁斜鑿集津至三門開大庾嶺與駱谷以取一時之捷以徼一方之利者比惟我

太祖高皇帝度越千古舉天下道路責之府州縣佐貳官俾於農隙點視修理一不如律則罪之真古先聖王之用心矣然所急者驛道而已非步道也所用者民之力星火號召潦草塞責畚其高以實其下斬其旁以展其腹而已非必崇厚而堅坦也有如斯衢斯亭之不繇刑驅而不以利沮發於父子義理自然之天而爲鄉人動息無窮之利者乎是則義衢亭之名可謂稱情矣使天下之人皆如尚麟父子則於

聖朝之治化豈小補哉尚麟遊覽江湖吟弄風月雅爲縉紳士所重其他義事類此者猶多觀此亦足以槩之矣弘治辛酉冬

十有二月肫記

萬松軒記

萬松山在休寧縣南五十里。漢川山故多松，且接旗山之麓。炳靈毓秀，鍾於人物。宋少師程公懷古實家，其下此爲特盛者也。國初，吾宗養晦先生徙其遺址居之，百餘年來，松因剪植不一。山則屏峙環抱，千載如一日。先生之後，詩禮相承，駸駸蕃碩。五世孫永義，若早失怙，讀書好禮，克自樹立，以拓其世業。乃樂是山之端靜，愛是松之挺拔，而開軒以納其勝。扁曰萬松，良以生於斯，長於斯，食其水土，以養其氣，故其爲人敦厚，則似乎山果。穀則似乎松，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惟其似之，是以樂而愛之。爾群從弟弟子姪，有耆壽昂藏，領袖鄉黨，若山之不崩，松之不凋。者有秀整多文氣，邁江湖若山之峙特松之喬楚者，有窮經致用，蜚聲庠序，若山之可以爲鎮，爲塞，松之可以爲棟，爲梁者，所

居莫不有軒亦莫不具此萬松之勝而君獨擅此補君亦萬松
山下一奇士矣舜民足跡半天下見山松非不多無能稱萬松
名者惟西之張掖南之雲貴皆有所謂黑松林焉望則擁霧屯
雲百里無際入則蔽天揜日連朝始達不特萬而已謂之萬萬
可也然中無主人旁無芳村空剩蒼翠誰其盼之今年造君之
軒對此山與此松而覩此扁則平生所見恍然盡失之矣今而
後山氣日完松株日茂軒扁日彰而人物日昌以大有可必者
程公安能專其盛於前哉旣數月君來謁記因書此以歸之弘
治辛酉冬十有二月臚記

明齋記

休寧之陽湖孫君志字道甫一旦詣余求記其所謂明齋者余
語之曰齋小室也君子之誠修於是乎在中世自李約蕭齋杜

甫高齋而後齋之有扁多矣予獨扁曰明其於藏修之義也何
居君曰志於道非聖人之教乎吾父母之命名與乎賓之字既
取諸此矣吾則以爲欲志於道非明不可也所謂先明諸心知
而後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是已吾且夕奉親之暇於是藏焉修
焉庶幾是扁之接乎吾日警乎吾心時如浮磬以底于成而於
吾之名與字爲無忝也幸教之勿斷余惟惜之濟高或即其
詞與或假山水竹木之幽奇能不畔乎道者斯矣矧有以稱其
名與字不惟不畔而又知用力之方如君者邪君爲自新安鉅
於曾大父慶遠處士堂出粟六百石賑饑

記旌其門大父公潤處士尤富於財享義好善利難解紛所交
皆皆縉紳士父用彰處士續書好禮克紹先緒余辱愛願字不
謂君以膏澤少俊所操持有如是也夫道不外乎人倫日用常

行間固當明尤當行士庶人居家處鄉事上接下若何而為孝
悌忠信若何而為禮義黨耻若何而為積善為安分為濟人為
利物慎思審擇一毫不昧所謂明也勇往實踐於既明之後不
以勢沮不以私撓所謂行也明之非難而行之為難明而不行
徒明爾鄉先達程老夫以道問學明於子朱子易以尊德性而
為之起余于君之明齋非不欲以行齊易之特以大學之明明
德明之一字實兼行義故格物致知固明之事而誠意正心精
身亦明之事也君顧是爾本諸君大學之道不以明對行而以
明兼行不惟無忝於名與家亦自有光於乃祖乃父矣若虛行
容退則影處士問之曰是君以誠起進為君子弘治三年庚午

記

齊齋記

堂名世德何知所本也基于縣北黃陂之東構于故汪處士
贈奉直大夫南京工部員外郎志善扁于其孫邑庠生潮其先與
余同出唐越公其派盛於宋簽樞彥及之世而

國朝遂昌知縣淮其父延平府學訓導以朝其弟第進士歷知
武岡陝二州遷南京工部郎中璿其子晉州判官貞江山縣知
縣應義民仕政竝其從子義官芝其從孫也潮與群從泗沂泮
竝業舉子遊庠有年駿駿向進出者名實加于上下而遂昌尤
以廉著處者惠愛溥于鄉黨而奉直尤以義稱人知其累世所
享之隆而不知其累世所修之厚此潮所以扁其堂焉詩曰凡
周之士不顯亦世先儒以爲使凡周之士亦皆世世修德與周
匹休堂扁之義固如此書曰世世享德堂扁之義亦未必不如
此蓋德者諸福之基惟能世修之斯能世享之修之其本享之

其效也昔人有出則治獄不寃爲將不設處則道不捨遺鄉稱君子而慶鍾于子孫者是一世修而數世享矣矧世世修而世世享者乎若夫父德在民子雖汰虐而猶賴其福父怨實章子之善未能及人而無以庇其身者此又世德修與不修享與不享之往監也堂構滋久而堂中人事益昌以大宜其有是扁後世升斯堂瞻斯扁尚亦知所務哉潮請記因述此以應之璿字舜璣崇階茂績方陟未已潮字禹勳學行兼粹登庸可立竝堂扁之光余益於是乎屬目弘治壬戌人日

率溪書院記

予嘗爲休寧汝川宗人尚和節夫記其柳溪書院矣時知吾新安郡城南在宋有紫陽書院婺源考川在元有明經書院而已旣而纂郡志始知先輩所建不一以休寧言之宋有程文簡公

秦之之四山書院元有汪縣尹作舟之秀山書院汪院判仲玉之商山書院

國朝成化間又有故程處士希隆之率溪書院皆孤陋所未聞者方竊愧然而處士之孫曾乃以記來屬蓋程爲率溪望族山川之秀鍾於人物者有素曾本名曾杰字師魯幼與兄文杰資性竝穎異處士因建書院延名師俾與族之俊秀講學其中規模宏遠視尋常家塾之訓不同誠吾道之盛事也三十年來曾兄弟學果大進文杰以詩豪寄跡江湖縉紳士多有覩其作而慨未識其面者曾充邑庠弟子員極爲流輩所推重每秋舉必以首選期之時雖詘而名益著處士之書院厥功亦云懋矣雖然書院爲講學而建學以明道格物致知非索隱也學以體道誠意正心修身非行怪也學以行道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干祿

也是之謂明體適用之學苟能在家少爲良子弟長而老爲賢父兄居鄉祇行爲善人濟物爲義士交入爲益友出而事君爲良臣爲忠臣爲廉吏爲循吏等而上之若商山則爲院判之有德鄉邦若秀山則爲縣尹之有聲文苑若西山若明經則爲文簡公與胡雲峰之碩學若紫陽則爲朱文公之大儒何莫非道之當然何莫非學之所成何莫非處士書院之功哉不然徒以剽竊補綴記誦詞章爲學資之以釣榮名媒大利則是尋常家塾之不如決非處士書院本意矣昔人有言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其久而渝者也又言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華也修身制行秋之實也講以是言揭于書院之左壁不無少補至其建之特與制及處士家世之盛行義之篤則有鄉儒吳君熙等上稟文官于

馮用齋弘治壬辰上元日記

慈養堂記

養親子職之常不足道也然有不得其慶之樂而僅幸偏侍焉者則其心愈謹情愈切而養愈周有出于恆人之外者在已感之以爲幸在人目之以爲孝於是養有堂堂有名乞詩徵記以表其事若程君尚潤慈壽之堂所以奉其母孫孺人者亦可嘉尚也已尚潤世家休寧之率口其先出晉太守元譚宗枋蕃碩若故學士篁墩先生寔其近族也其父希大處士不幸早捐館時尚潤年甫十有三母誓志守節極力訓子以不墜其夫君之業尚潤甫長能卓然自立走江湖植門庭敦詩禮隱然有祖父聲光自念早失所怙而幸賴慈訓以有今日故思有以暢其起居而安其食息宜其寒暑而奉其晨昏焉此堂之所由作也謂

之慈則母之德矣。趙春暉謂之養則子之心直寸草耳。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慈非昊天罔極，養非欲報之德乎？尚潤之爲人子，亦可嘉尚也。已雖然，慈無以加矣。養之道有二焉：口體也，志也。口體之奉固不可缺，而志爲大。曾子之孝卓乎其難及矣。古今人孝之根於性者，未嘗不同，而曾子之至行留教萬世者，人之所共聞也。然則尚潤之升斯堂，顧斯名，左右無方，惟志之養而遠師，曾子之至行，俾母樂其有子而無未亡之嘆，則真有所出于恒人之外，而副斯堂之美矣。豈不足以爲程氏之孝子哉？尚潤年富而資敏，嘗從學於其族父茂材師魯，他日當有所自立，以顯其親者。姑因師魯之請而記之，以踐弘治壬戌正月望後二日記。

古人以名周人講名而以字固云采文後世以居以地以山川以草木以志尚趣好以箴規警戒往往有別號又采文中之朱文矣雖然文近乎中且近乎儒者之事故惟賢達君子騷人墨客與江湖之彥山澤之癯則有之中人以下不及也若歛聚溪朱君祖超廷萃碧峰之號非所謂以山者與其爲人淳雅特達富而好禮嘗負屨背遊淮浙間交接名士爲時流所重非所謂江湖之彥者與蓋君所居之前有峰秀拔碧色如染朝夕對之端足以供眺望而靜儀形古稱新安大好山水是峰又大好之尤者君每遇天朗氣清嶙峋在目謂可以儼華山之蓮花雲橫霧靄嶺峴迢迹謂可以儼衡山之芙蓉雨其下而月其上謂可以儼天柱之高俯紅塵而仰絳霄謂可以儼落鴈之峭雖徙步異狀而岌然不變謂九疑之迷眩不足取雖不出庭除而當

戶分明謂泰山丈人巫山十二廬山五老之險遠不足多君於是峰也可謂樂之不淺矣其爲是號也可謂取之不輕矣夫峰山崑也山宣也山以定氣散生萬物然則君之生本得乎是峰之秀且其樂而取之以自號也君今而後德與是峰同其高谷與是峰同其重壽與是峯同其悠久斯稱乎碧峰之號矣君介余宗從廷祥先生以記見屬余聞君有是峰已非一日特恨未接目爾姑述此以爲後會張本云弘治壬戌九月下旬記

孫田世忠行詞記

余少也聞諸長者知先達程忠壯公靈洗爲吾新安偉人既而童過篁墩謁世忠廟請羅鄂州先生頌所撰碑記載公在禁以布衣起義拒侯景之亂保金鄉郡歷陟通顯晚屈身陳橋爲官命上將卒配享高祖廟庭功烈赫然郡志載公早年節義事

尤爲鄉人所稱及讀陳書公與其子文季各有傳忠義之蹟歷歷可數史臣稱公父子治兵整肅與衆同勞苦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又知公爲天下偉人此故鄉廟食所以千古不泯世忠之額所以見賜於宋寶慶間而

聖朝祀典所以不廢也公子孫散處六邑久益蕃碩莫不各立行祠以供祀事而休寧孫田之裔缺焉近世有浩遠者昉立忠壯會歲時合族爲位而祭于家浩遠沒其子泰亨謂不建祠則無以愛靈而致遠於是倡族出錢收息久乃購地并捐地一畝于所居西北墩上輪材伐石上築有期不幸疾弗起比易簀猶切切畫式俾諸子終厥志既踰年是爲弘治庚申其次偉祥率衆順昌雲奴等董工造正堂門屋各五間兩廊十間落成于辛酉七月堂之中分三龕中以奉遠祖周忠誠君嬰左以奉始遷新

安之祖晉太守元譚右以奉公蓋推公之心以及所自出也其
左閭祔始遷休寧之祖唐末東密巖將漢右閭祔始遷孫田之
祖宋處士諸四及本支之祖元處士文慶蓋又因公之祀以及
所由分也左廊以奉泰亨蓋建祠本其初志又嘗編家乘有功
於其族也皆設主歲三朝則懸遺像合族序昭穆拜堂下歲十
有三日爲公始生辰又合族割牲致祭製花燈娛神禮畢序坐
飲福而退如此者凡五日既又慮無以示後介其姻友浯田吳
君以傑請記之或曰士庶人祭其先祖制止高曾祖禰而已今不
僭乎余曰禮可義起古之鄉先生復而祭于社矧祖功宗德有
不可忘爲子孫者義所當祀也或又曰額承世忠專以事公可
也今諸祖皆在不泛乎余曰古之禘祫總於太廟分非可比義
則不殊矧其諸祖之得祀實因公而推之也於乎是舉也可謂義

衆矣。孫田之族無忝於爲公之後矣。所謂盛德百世祀者非公其孰能之。公真偉人矣。後之人守而弗替，可以尊祖，可以睦族，可以厚風化，雖千萬世可也。而今而後云乎哉。

徽州府修學記

新安廟學唐以來在城之東北。闕宋雖兩徙烏聊山及陶園卒還舊處。上下千載開創止起廢凡經幾賢守各有名筆紀于貞珉。其迹可考也。弘治庚申冬，幸庵彭先生繇刑部郎中來知府事，首謁廟觀殿廡瓦皆缺漏，聖賢像及梁棟牆壁績畫皆漫滅。星外門持敬內門及省牲所亦皆壞。升堂揖諸生，幾二百人而學舍僅三十餘間，強半傾圮。居世所乃喟然歎曰：文公父母邦廟學，如是何以供祭而造士。嗣是朔望彝禮外，恒數日一至考校諸生，必先德行後文藝，黜侈誕優寒素，尤切切於信正氣抑奔

競有志篤而力勤者每公餘又進之郡齋提擿警覺以勗其成
越明年紀綱既布民政克舉乃與同知三山李公燁通判睢陽陳公
理推官瓊臺梁公繼議興作遂捐鹽權商符所入鳩工庀材於
缺者易之漫者飾之壞者葺之既又相于東南拓地長五十丈
廣七丈移置射圃爲觀德亭三間左右輔舍各二間繚以高垣
周五十餘雉乃即射圃故址連舊舍闢之通爲棟極者八爲室
者五十有八室分二間爲間者百十有六戶各南北向標榜置
號其上四壁及地並鑿以磚石舍後爲會饌堂三間堂後爲苞
涵所復於文公祠間前築觀蓮池北浹爲磚地數丈以廣祭時
執事者聚立之城學官諸廡舍亦並加葺理財不費官帑役不
困民力九廟榜皆躬題筆力妙一時於是廟學不惟煥然一新
而諸生且有雄業之所矣教授三山黃君澁僑係友咸謂舜

宜紀其績紳民何入敢當此哉惟昔文公知南康軍五月一請
學幾一年乃修學其教學者無他道在乎尊德性道問學兩事
而已其次第低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已此有體有用之學
也此孔子以垂相傳之正學非後世詛誦詞章之末學也學者
誠能用力於此循序漸進大而至聖賢事業其次爲忠臣爲孝
子皆自學中出矣其諸科場之捷青紫之榮直緒餘爾幸矣官
文公之邦所以詣學修學所以教諸生者一以文公爲法如此
蓋學文公所以學孔子也諸生生文公之邦又遇賢師帥安可
不知所向以自棄乎幸庵名澤字濟物長沙人世寓金城素以
忠孝自立爲學爲政皆識其大者在新安未嘗載嘗修譙樓及
紫陽書院建清軍督糧理刑三廳及申明旌善三亭皆撤泮祠
改爲之於民不擾文注意修郡志以續百餘年墜緒修卷濟院

立義塚以周無告無所濟歸之民其績與修學等士風民俗爲
之翕然向正他日有成未可量是役也知歙縣事樂清朱君諫
與有功焉檢校新昌呂君中器實董其事克贊幸庵之經畫皆
可書故併及之弘治辛酉秋九月甲午記

永思堂記

龍溪逸人程其姓景昌其名順德其字孝友士也其父仁綱公
有才知遇事調儻爲一鄉領袖毋吳孺人淑惠勤儉克稱內助
故其家日以盛逸人資稟穎敏蚤有令譽二親鍾愛之遣從余
族兄鄉進士應明先生受詩未卒業而孤時二弟景暉景賜尚
幼其父所欲爲多賚志未就者逸人無復用世意乃偕其兄景
昂昕夕汲汲思繼父志完集其基址辟創其居室畢二弟之娶
起復祖墓之湮毀者逸人之功爲多旣又隨其宗人墓墩

修統宗譜以敦水木本源之義重惟親恩罔極有不可忘復創
堂居側以奉嚴慈遺像歲時忌日則致奠其事亡如存之心迄
二十餘年如一日也余族祖行君錫先生造其堂而重其爲人
因扁之曰永思且爲徵記余嘗愛下武之詩美武王能纘太王
王季文王之緒其三四章皆曰永言孝思其五六章皆曰受天
之祜蓋永思者受祜之本受祜者永思之効詩人所謂善於言
孝矣逸人有家武王有天下固非等倫思之大小祜之隆殺相
去亦遠然必有其本而後有其効其爲孝一也斯堂之扁非探
本之論與若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與夫爲善思貽令名爲不善思貽羞辱者皆人子所當
思也所謂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職思其憂者皆有家所當思也
逸人之永思亦必不外乎此第余歸溪之汪與龍溪之程村非

朱陳婚姻則世世如朱陳而余隨牒仕路竟未能一升斯堂爲可慨爾故於其崇庠之制落成之歲月不及致詳而特述所扁之義如右云弘治壬戌冬十有一月下旬記

三松堂記

休寧之由潭吳公廷輝門有三松號三松主人余先大理石寺正從兄守貞嘗爲之記矣先左布政使族叔希顏又嘗爲之扁其堂弘治辛酉余謁之飲于堂上三松蔚然真如五大夫參拱于前者公因以記見屬余平生見松廣矣以文字談松亦多矣然未有如公之三松者其蔚也皆可百年其大也皆可十圍其高也皆可七八尋其幹皆挺直不屈其膚皆龜拆漏雨其枝葉皆倒生若太谷之栢遠望之亭亭如三偃蓋白鷺群集飛鳴不待入如三峰積雪狀於戲世之松大壑深林中有一若此者

奇矣矧有三乎矧萃于一門而堂之高明弘敞又足以納其勝乎是誠一大奇也公性坦然如三松之直氣宇則偉然如三松之昂藏居鄉處事則毅然如三松之剛而不屈至於承世澤之隆致贊業之盛垂詩禮之緒則又鬱然如三松之盤大地聳層霄而餘蔭之感足以覆下矣他日壽濟期頤頷首斯堂之上豈不頽然如三松之茂也哉大率由潭之山阜川原寬博深厚故其秀氣鍾於人與物者如此古之愛松者若杜甫之四松鄭薰之七松視公不爲多陶淵明之孤松崔斯立之二松視公不爲少亦各樂其所有而已至於取之以爲堂扁則公之所獨也公及在堂諸客聞余言皆曰是可以爲記余曰未也既明年族弟庠生遠謂余曰公三子時賜時憲時智皆俊秀穎敏每昕夕拜堂下侍左右森然如三松之喬楚將來或隱或仕亦如三松足

過鄉拜柱石有可必者然則斯堂之扁其不猶三槐之可徵乎
奈因記之以埃遠字大之布政叔之子公之婿也弘治壬戌春
正月下旬記

晴旭樓記

歛鉅族靈山方氏有處士興浦者勤儉創業以立其家非常流
也嘗即居側橋頭建層樓爲燕適延賓之所篁墩程學士爲之
扁曰晴旭其子珍等善繼先志一日因其姻彥許進士舜卿以
記見屬余詰之曰旭日方出也樓其東向乎曰否也倍北峰而
面南澗東其左矣又詰之曰晴旭者陰雨之對也有陽必有陰
亢陽不爲過乎曰非是之謂也禮不云乎升高明遠眺望惟陽
則其明始遠矣於戲樓扁之義如是而已哉豈墩必有意存焉
夫天地一陰陽陽以生物陰以成物可相有而不可相無矣然

陽高而陰卑也陽明而陰暗也陽剛而陰柔也陽健而陰順也
故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爲泰內小人而外
君子則爲否日者陽之精日之方出垂陽之初乎晴者陽之舒
日出而晴非陽之至乎不徒曰旭而曰晴旭則自昧爽以至大
還皆陽矣以方位言南離陽也北坎陰也樓之面南非有碍於
陽之高明劉徙平時果晴旭而居之則八窓洞開靈耀流輝生
物滿前嘉賓時集所謂內君子外小人之泰者固有之矣時或
陰雨而居之則高明之體不易剛健之德不渝雖不親晴旭而
晴旭之景常在所謂內君子外小人之泰者肯中亦自若也惟
居是樓者顧是扁而思是義可焉舜卿乃曰雨暘貴時若也晴
久必閔雨然人之情晴則舒暢晴極久猶不生厭心雨過三日
則目爲霖而苦之意是晴旭者又人之所喜也處士父子有是

樓成得蓋敗之扇又聞先生之義將與古之朝日樓晨輝樓者
同垂其名於不朽矣遂索筆書以歸之弘治壬戌人日記

一鑑亭記

予一日坐軒前誦朱子觀書有感之詩其曰半畝方塘一鑑開
言天君之洞徹也其曰天光雲影共徘徊言萬理之昭融也其
白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則又推本其所自而言
之也朗吟數過愛其義之精味之長而不忍釋從子明金歸自
歙之碧嶺許氏家塾請軒中再拜請曰許固世交而宗賜處士
又見知於叔父者嘗闢地居側鑿池可半畝池中為臺分其前
為大池一後為小池二臺之上借一亭為登眺所欲問名於叔
父其謂之何予曰共哉處士之亭其有合於朱子之詩乎何欲
之請會逢其適也名之曰一鑑可已明金海濱席曰斯名也正

處士之所擬而不敢者也。處士當閒暇時，逍遙其間，或觀書或
吟詩，或鼓琴，端坐或携客，同賞顧瞻。前後池水清澈，天光耿耿，
雲影波潑，足以豁其心目，而怡其性情。真有如一鑑之在前者，
而無其名之矣。敢請遂為之記。予曰：未也。汝之言知其一而未知
其二，得其猶而未得其極也。斯亭之趣，顧如是而已哉。朱子之
詩亦豈如是之謂哉。處士於日用常行之際，其必倍加涵養務
使一疵不存，萬理明盡，而靈府瑩然，無少擁蔽，則所謂一鑑之
開，天光雲影之徘徊與源頭活水之來者，不于其池而于其心
矣。處士明敏特達，遊遍江湖，而有遯於斯亭之樂，其趣固不几
然。必進乎朱子之義，而後始無愧於斯亭之名也。明金遂請書
以復之。弘治癸亥三月之吉。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記

雙節堂記

歙靈山土著大姓曰方氏有隱君子曰永暹者終于容卽享年
僅四十有二其配鮑以貞靜勤儉自勵撫其諸孤暄時晨尚及
其女皆遂有室有家之願其貲業較永暹之存爲益盛其節稟
然爲遠近所稱旣而暄亦蚤世無嗣其配吳年尤富能視其姑
之節以爲之則誓無他志每旦夕升堂躬盡孝婦之禮退處深
閨中寒燈耿耿形影相弔其節之立又有難於其姑者於是鄉
之人皆曰方氏有雙節矣晨痛其父兄之不幸而獨幸其有是
母及是嫂焉因大扁其堂曰雙節又多得諸縉紳之詩以詠歌
之弘治乙卯鮑以天并終吳之守益以固及於春秋亦五十有

一而所謂雙節堂者固無恙也晨慮無以示遠特介唐模汪君
昭賢以記見屬或曰家有節婦婦之美矣非家之不幸乎余方
氏不惟有節婦而且有雙節婦又非不幸中之不幸乎余曰噫
是何言也伉儷之數有修短之不齊者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婦有節則家庭賴之以不替人紀賴之以不墜矣子不攸人事
而驗天道乎婦之守節者其家曷嘗不興婦之失節者其家曷
嘗不敗古云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節之立與不立其盛衰之
尤易見者乎易曰積善降之百祥節者婦人之大善天之降祥
亦必大矣謂為家之不幸可乎是則方氏有雙節乃方氏不幸
中之大幸也其家之盛也宜矣或者默然昭賢曰是可為堂記
昭賢之說之鮑出棠樾吳出澄潭皆詩禮大家素有楷範昭賢
之說之鮑出棠樾吳出澄潭皆詩禮大家素有楷範昭賢

弘治癸亥三月下旬記

東園小隱記

吾大坂宗族以家計凡三百餘近世來質之美者多業舉子寧
進取故科名亦盛若廷光處士之質又美之尤者也蓋自髫髻
從家君抑齋先生遊不一二年卽以詩鳴其於群書一覽輒強
記英譽早起遠近駭聞莫不以用世之器期之處士旣長乃塵
視軒冕歲惟教鄉塾收束脩之貲以奉二親甘旨之需罔有不
備暇則與兄廷起及群從諸公相師友講經議禮不少倦其於
世態一切澹如也旣而謀于父兄卽所居之東借其從姪子輔
墾園半畝構樓數椽以爲幽居行樂之所而曰東園小隱因號
東園其樓不華不陋惟貯琴書不雜他物其園不花不木惟蒔
蔬數畦植梅數株以供清趣客至酬酢餘相與凭欄一眺則大
坂山水之勝舉在目前成爲佳處也

東園小隱記 王西

按察僉華朝賀

聖節便道省親于家嘗登樓劇飲則吾弟生民先爲之記于右
壁矣舜民因叩之曰隱而謂之小也何居豈以園小樓亦小與
凡身用之物莫不皆小故素其位而樂其常與處士曰然舜民
與處士生同景泰癸酉時方四十有三意其不可以終隱也於
是復叩之曰隱者長往而忘返所謂烟霞錮疾泉石膏肓是已
今但曰小隱則非長往者比其有取於聖人之無可無不可乎
處士曰有是哉旣而舜民別去明年有雲南萬里之行秩雖濶
而形甚勞欲借東園一日之樂有不可得者弘治庚申舜民間
亡母計跣奔還而處士之尊翁先生亦先卽世處士奉母事兄
孝悌之名益彰其學行亦益純以粹所謂東園小隱者猶曩日
也今春舜民登樓而坐處士曰曩嘗見叩言猶在耳子之仕吾

之所不及吾之隱子之所不鄙也幸記之左壁他日子或引
致政白首重聚拭目一誦則子之記非北山之移文而吾之
隱乃所以爲大隱矣處士於舜民族行最尊其志高其言順
民不能詰姑書此以俟弘治壬戌上元日記

怡樂堂記

兄弟者分形連氣手足至親也怡樂之情本乎天性詩云兄
既翕和樂且耽孔子曰兄弟怡怡樂之義備矣世之人孰無
兄弟能稱斯名者或寡吾宗從曾祖行行景先生前室子瑱字
伯充次琚字仲砥繼室子珏字叔潤次瓚字季華俱克紹先室
家學能詩文雖出異母兄能愛弟能共有脊令之義無閼墻之
釁而致其父母之順也久矣及先生卽世伯充不壽仲砥等益
相睦及各有妻子內外無間言家君僉憲翁名其堂曰怡樂季

華因屬文記之於戲自世道趨下同母兄弟怡樂者固少異母兄弟怡樂者尤少矧有以名其堂者乎惟晉唐玄宗與諸王友悌嘗名其樓曰花萼相輝以爲兄弟燕聚之所玄宗上也疑之雖非其倫然而兄弟之情一也堂之於樓其制雖不同然而燕聚之所一也至於怡樂之爲名視花萼相輝尤其切至雖然堂之名不難於立而難於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古今之通戒也今而後金昆玉友登是堂顧是名而思是義年益高情益洽務使滿堂燕笑而無向隅之哭則斯堂之美將與花萼相輝之樓並傳不朽詩之和樂孔子之怡怡所以取義於是者不爲虛名矣伯充之子姪鎬鐸亦各富文學奉諸父無缺禮而諸父之恩意亦厚此於怡樂之名無所係而實怡樂之所生也故并及之叔潤號韞庵李華號松谷道人其學尤充云弘治乙卯春正月

下句記

養晦先生祠堂記

古之鄉先生功德足以及一鄉沒則祭于社其來尚矣新安大姓多土著間有擇里而居創業以開盛大之基功德足以及子孫沒則專祠以祭于家者亦皇多有之然其所謂創業者率皆求田之多以爲功問舍之廣以爲德爾至於文學之雅仁義之良詩禮之懿有以光其業而垂裕於無窮者吾宗養晦先生蓋千百之一二也其有專祠不亦宜乎先生諱洗字彥暉其先諱吾大畷徙迴峰爵從德寧西門之柳溪在宋有諱莘字叔耕者號方壺居士又號柳澗嘗帥朱文公今列祀邑庠鄉賢祠先生生元末克世其學又得從其同邑東山趙聘君風林朱學士及吾宗蓉峰宮直三先生遊故所造益深以遠所養益充以厚所

就益純以粹興至用其緒餘播諸詩文春容雅淡初不刻意爲之而世之名曰作家者反出其下鄉之學者翕然宗之以爲抑塘後作至正壬辰兵燹後擇地邑南五十里曰紫雲溪得宋端明學士程公懷古遺址徙居之因構養晦山房以自終焉學者遂稱號之觀其自述可以知其曾次矣所著有性理便覽芳洲集勝谷吟稿多燬失不存卒葬里之紫莊子孫日蕃以碩書香不墜迄今七八世矣遂爲雲溪鉅室雲仍數百指其五世護紹鳳仁恒存端澄源祖等念先生功德之隆非尋常創業者可倫而懼寢廟之祀世遠當廢則無以報罔極之恩於是協力共立祠溪之上游以奉神主歲清明日則致祭祭用宗法旣而護等又割田若干畝入祠以供祭事弘治辛酉鄉民嘗拜祠下曰擊其感因嘆曰先生天下士豈特當祭于家如古鄉先生以祭于

社可也又豈特當祭于社如新塘先生以祭于邑庠可也經
可謂先生之孝子慈孫矣其家學之傳於今益盛也有以哉
其姪邑庠生尚忠所尚和詩記舜民同宗晚生安敢避故且
著其祠所宜立以示其後而畧其經營歲月云弘治壬戌春正
月下旬記

奉親堂記

歎有純孝士吳君漳年十四失其生母何十五失其父士永慶
士十九失其嫡母江不數載間以弱齡連遭變故哀毀踰制遠
近與之因思無所恃怙乃與其兄上舍君淮奮力于學以圖顯
擢比年二十有三遊邑庠每試必先多士進補願生師以因崇
之讓于淮弘治乙卯領鄉薦己未登進士第籍隸適于金閨錄
則載以永感君之心蓋時當可喜而有惕然可憾者在木幾出

知非城地瘠民悍廢務繁劇若克勤克慎深得以孝移忠之道
每戴星少暇則陟岵陟屺之悲未始不動于中淮來視又傾俸
餘以應所須固有吝既而就官邸絮一室中崇三主扁曰秦觀
堂晨謁幕省出告反面真有如父母之生而存者除城之民亦
各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或者乃曰是堂之高宜易以思親親既
遠矣奚奉之有君悅而不答蓋常人之情徒知生事之為事而
不知死事之為事立其見不及此也君今年考三載績與余同
寓都下閒語及此謂余曰是豈一朝一夕之舉他日隨牒移寓
以至歸老當終身不易子幸為我說之惟吾新安俗素孝友至
於軒裳君子若宋許承旨迥及其姪從事者皆侍制道曹也
承旨嘗以孝友推重一時名泐之傳慶流傳出處皆為高君
其親如此真足以紹前修而後新矣

自髫年又聞有可筠先生者學行純篤不求榮達近纂郡志隱
逸有傳君之祖也有孫如君可謂無忝矧君年未及艾近膺臺
薦才望日隆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君將荐陟通顯推奉親之心以輔化理
以齊整天下風俗此余輩所深望乎君者豈但一邑之政三年
有成而已哉堂無定在君奉親之心則自少有妻子以至于仕
未嘗因物而有遷識者惟取其所扁之大意可也君字清甫晉
庵其別號云弘治癸亥白露節記

雙慶堂記

慶行賀人也故人之得乎天凡有可賀者皆謂之慶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是已唐詩人以父母俱存為家慶而宋大儒又
以為具慶若歛西鮑崇德世基扁其堂曰雙慶以奉其父永亨

處上母劉孺人者其義亦若是大世其之言曰吾高祖安素翁善吟咏有時名曾祖家善翁大父邦淳翁皆誠朴三世居鄉惟善是行未嘗求謀于外故生計索然吾父性孝友弟四人而父獨長懼無以奉宗祀而供伏臘也乃偕叔仲復挾微貲於繁昌之三山磯質間田召傭以耕歲收其穀則航而市之蕪湖嘗經大江有覘其市穀之銀在舟乃肆狂言殺舟渡江欲因以殺之者值大風揚颿弗克賊而止明日還所寓貯銀于罌至夜賊衆直索其銀以杖碎諸罌不得而去然銀罌良在或者謂之天幸內助又藉吾母之勤儉改家業幸少振今崇德與兄相各有室任出入經營之勞惟一女兒亦既有家且各有子及女而吾父春秋屆六十吾母五十有六俱康寧無恙得以從容同享太平之樂於堂上回視前日之險阻間關亦可賀矣此雙慶之

名所以爲也崇德辱先生愛有素幸爲記之惟天之降餘慶於善人也循序而不迫漸進而不已若永亨處士之伉儷者妙質夙成懿行媿美天乃窮之於前而裕之於後橫逆之不虞則陰相而曲全之及其年躋耆艾也又生賢子孫以幹其蠱而弘其業且畀其精神使之老而益壯他日高壽盛福駸駸無窮可卜矣自世基初之安得不謂之雙慶也邪堂成有年余嘗造之不陋不華足稱雙慶之起居是誠不可以不記也世基讀書知禮纒踰弱冠往來吳中已數載多爲縉紳士夫所器重云弘治癸亥十月旣望記

致遠軒記

休寧之臨溪程處士以明年丁卯二月三日爲六十始生之辰吾宗以川光宗其館甥也欲徵文以慶處士聞之謂曰無以爲

也慶壽文類多誇誕夫何益吾有致遠軒焉蓋圖所以記之則
吾軒有耀而子意亦至矣光宗以爲然乃叩予以請予曰非寧
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格言也處士欲習靜者名軒之義殆取
諸此光宗曰否昔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處士欲學大道者名
軒之義姑取諸此光宗曰否然則云何光宗曰處士名武字士
毅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朱子釋之以爲非
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處士蓋有志於任仁者故因
字以名軒因軒以自勵而非如前所云也子嘆曰賢哉處士美
哉斯軒是不可以不記夫仁者人心之全德身體力行不容一
息之少懈其任誠重而道誠遠也然任之重固非弘苟勝而道
之遠尤非毅苟致日一至焉非致遠也月一至焉非致遠也三
月不遠三月之後少懈矣非致遠也夫以君子之賢尚如此况

下顏子萬萬者可不於繼焉倍致其力邪予聞處士爲人資稟剛果亦庶幾乎毅者然不弘然所用其毅體仁不真無所用其弘否則所致者徒遠無益也今處士年既六十此志弗懈可謂遠矣由茲而往遐算無窮道里之遙不可程計少不自強則半途而廢亦何取於斯廟而犯好名之誚哉克終之美處士其懲之使年彌高而德彌邵則孔子所謂仁者壽又於處士足以徵之矣光宗起而再拜曰富哉先生之言不特可記是軒且可以爲處士壽也遂書以歸之正德丙寅冬十二月吉

恬庵記

休寧瑞溪金君思清幼失怙鞠於母氏既長寬厚樂易事母益孝尤悌於兄兄田園錢帛之類必讓兄所取而後有之接人無少長衆寡和氣藹然遇事有乖於義則毅然直以折之不少假

借年五十卽以家盡付之子事之利害境之逆順皆處之泰然
以至一切世味澹如也人以此稱之余磅叔德裕因扁其居曰
恬庵郡侯何公子敬實壽之其子天珪天珙請爲之記夫恬安
也昔武王誥康叔曰引養引恬蓋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
之地而已人在穹壤間生養安全者其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
也洪惟我

朝

列聖相繼仁漸義厚所以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者厚矣
金氏喬木故家詩禮繩繩又有生養安全之資焉君之所以能
恬者固其生質之美亦惟霑

聖化承祖澤之所致也矧有二丈夫子足以寬其累乎夫然則
君之福壽米艾也余族叔之扁可謂稱情矣余故不辭而爲之

記正德丙寅冬十有二月朔

東園守拙記

余姻丈溪源程公士昂闢其先廬東隙地爲園構屋以居扁其楹曰東園守拙其次子頊余姪婿也以記請時弘治癸亥適余以雲南按察副使守先母服闋赴銓曹弗暇應既而奉

璽書列街山東賑濟淮揚徐歲益甚歲乙丑之福建按察使任明年是爲正德丙寅歷遷河南左右布政使兩隨牒過家頊請益勤余詰之曰尊翁抱負也明朗言動也詳慎守身非拙者生財也有道創業也有方守家非拙者今茲之扁過矣頊曰家君豈故拙者哉見世之巧者心萬岐而非其正計百出而非其良與造物背馳而卒不能出天地範圍之外其成幸也其敗宜也福之所鍾豈在此輩東園小矣樽有酒牀有棋壁有畫几有琴

架有書可以自遣可以娛賓可以訓子園之外山可樵水可漁
田可耕興至則躬督僮奴致力其中足以供伏臘矣巧於此無
所施也鄉有不平者造園中且以解之有貧窘者造園中惠以
周之有負氣恃勢者造園中禮以服之巧於此亦無所施也余
聞其言而躋之蓋公之所守雖拙乃所以爲巧而世之巧者乃
所以爲拙矣杜子美曰用拙存吾道用拙亦守拙也公稟受雄
健福壽猶未可量余記烏足重請以周元公拙賦書諸紳而終
身用之正德丁卯人日記

竹塘記

竹與塘江南無處無之然有其一而樂之者鮮矣矧燕有而樂
之者乎矧又樂之而取以爲號者乎蓋塘以渚水而竹於水持
宜其淇澳葉竹所以起詩人之興此吾宗欽西信行里有叔美

者居之南有塘半畝餘塘之前有墩橫如琴墩上有竹可數千
本平時水天照映俯仰休休勁節清風怡然自伍因自號曰竹
塘居士南臺御史趙君俊書竹塘二字以畀之其家嗣繼曰繪
圖裝潢成卷請余爲之記余聞處士性儉朴鯁直少有志操其
清苦應事接物能和而節孝父母友兄弟睦鄉族皆無失道嘗
挾重幣商遊四方歷荆襄甌閩吳越梁宋以及齊魯燕冀而於
清源獨久雖事貨殖然一介非道義不輕取子客邸事唯積公
論不隨勢低昂朋儕胥服老倦于勤即言歸而家甚裕訓繼及
其季曰綬甚嚴以繼天資不凡命治春秋克郡庠弟子員危斯
文士相過從必盡誠留款與人論治家居鄉唯敬信勤儉遠先
或鎮日西竹塘歛容端坐不少倦郡鄉歛每延置賓列竹壩之
號盛稱縉紳間良有以也是宜記塘深不計尋丈固澄不淸而

撓不濁竹則六十年一開花結實必有鳳棲焉又六年則其根
而出若老人兒齒者故曰綺以六十筭亦六年以人徵之繼其
九苞之鳳與居士其兒齒之復出與竹塘之瑞可必矣是品宜
記繼於是再拜曰先生之望過厚生安敢當然而家君之情未
必不如是也請筆之以俟正德丁卯上元日記

勝遊記

男子生志于四方遊者男子之常也然士之遊探奇覽秀弔古
尋幽李太白所謂江山多勝遊者是已商以行貨者也遊而得
士之勝豈非缺中舞舞庸中姣姣者哉余宗休寧西門柳塘先
生之後有口譽者其贊美其家頗裕而向學頗自勉比弱冠以
父文炳處士命挾貲往來閩越吳楚間什一之方非不勤生殖
之計非不廣而其足之所至身之所歷目之所及而非名山大

川則雄都鉅鎮非仙巖靈澤則聖跡賢蹤以至清風明月美景
良辰何所不有或賞而吟或耐而歌其才以充其識以長其曾
次所得有出於貨利之外而非彼蠅營之徒所可及者是璨之
遊名曰商而實則士不謂之勝遊不可也抑柳塘先生遠矣又
炳處士學行修飭向爲鄉里後進模範璨承家教已非一日其
諸凡亦皆儒雅足以相友其遊之勝不謂之有本又豈可哉矧
春秋方富勝遊尚餘他日所得視司馬子長之遊或不少讓斯
可稱矣一日製巨冊請余作勝遊二字于其前而空其後若將
有待者余喜其名之稱情因又爲之記以期之正德丁卯閏月
下旬記

河南清軍察院重修記

河南會城澄清街北並列三察院居其中者志稱成化元年建

爲刷卷清軍御史治所歲滋久屋老垣敗將不蔽風雨自古署者所以處

君命而出政令也矧肅政之地如是而可哉弘治十有八年清軍監察御史岐山楊君武奉

璽書至欲修之未遑越明年是爲正德紀元軍政既舉有司察院當移置善地者君乃卒用開封知府陳澍議惟因其舊而新之存其所可存易其所當易垣不求高惟其實屋不求麗惟其壯木瓦礫石猶用者殆半餘費取之公帑所修屋以楹計若堂若寢室若東西廂各六若穿堂若中門各四高明宏願倍于前所未修者略加飾治亦相稱九月肇工浹五辰而畢祥符知縣李紀實提調綜營之鎮巡三司暨屬僚咸慶共成而民不知勞又明年舜民以河南左布政使隨漕至未及視象泰令秩君遠

以記見屬夫政有因有革若之善豈惟斯役其清軍也遠不談
三代之田賦近不援有唐之府兵惟遵

聖制守條例稽尺籍不縱不枉搜剔百餘年奸弊與之更新故
歸農者稱快而行戎者不稱冤一因一革允釐其中視斯役雖
大小不侔其善於政一而已其居於斯奚忝哉舜民不敏直述
之以告來者君宗文學博行粹其政有所本云正德丁卯春
二月望記

東川書屋記

東川者在越城東隅韓氏故址也書屋者今廬江教諭君西憲
克復故址而創之也韓本相州宋魏公裔高宗時衣冠族多從
南渡韓氏有諱蘇者始家東川子孫蕃碩以儒爲業歷年二百
餘元季兵燹氏族散處故居尋亦蕩廢至君四世祖某始遷居

城南學宮之旁曾祖經仕至南臺監察御史祖陽發身賢科累官左布政使父桂泉翁以學貫天人薦累徵不就三公皆有圖復東川之志病其隣於軍營猶豫未決竟齋志以沒桂泉嘗有遺言屬君君於是取東川自號以示必復弘治乙丑春遂購得其地蓋積之三十年始克成也先是其地已墾爲田君司訓于歛庠乃遣人相其宜築而遷之扁曰東川書屋余時以福建按察使隨牒過歛與君道故舊因聞其事作而賀之曰韓氏之宗其興乎魏公之業不在君之子則在君之孫矣何哉有家之興廢與有國之盛衰理一而已故少康以亡國餘尊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夏道中興周自平王東遷累世不能復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此有國者然也古之姓氏必以地望始稱故家詩所謂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書所謂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帶

肯堂別肯構其得失可觀其興廢從可知此有家者之
大聖人也於國則欲爲東周於家則夢奠兩楹之間其於
何如也君之此舉旣克復祖業尤克紹書香是豈尋常求田
舍者所可彷彿哉是豈尋常威脅勢紋智襲計取者所可得哉
蓋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蓋天將興韓氏之宗而相成之也下然
是川也是屋也何不復翔於乃祖高官顯達之日而君以蒲官
清素乃復而翔之也邪君不以余賀爲過因繕一冊以記凡託
余愿河南左右布政使至今秩皆攜以隨而君亦遷廬江矣公
暇姑書此歸之君當手植三槐于庭以待其後可也正德丁卯
三月望記

省齋記

昔余姻家戴處士廷德以省名齋余過而叩之處士曰吾性雖

不敏而勤於事處世久歷事滋多不勝其擾每欲并省之不可得故揭是扁楹間庶昕夕接吾目而警吾心焉近有知者作者齋二大字次之以郭熙古畫續之以箋而軸爲一卷以見遺者吾觀其畫有峭厲之山有清激之水頗類吾新安又有城府戢然有冠冕駢從在長途者有張颿操舟乘長風者而青山之阿茂林之下乃有巨室歸然漁已維舟而歸樵亦負薪而下獨王人閉關不出視彼奔走名利者勞逸較然矣誠愛其有合於省之義請厠書囊暇日幸爲之記余時諾而領之且諗之曰省本作者省之謂也又爲察爲審不特并省而已天下事固有可省者亦有不可省者齊居獨坐精思籌度擇其可省而省之則又取大察審之義焉抑余聞之古人云省事不如清心蓋心者事

之始也

省事不求省而自省也處士攝衣再拜大以余言爲

然別及一載是爲正德丙寅處士遽捐斯齋余從閩適汴又過而拊處士之樞欲再一論不可得矣今披囊中前卷故在旣不宜出新意以欺處士之不知尤不宜忘舊諾以負處士之初志庸隸省齋字次第昔所云云者書畀處士之子璣瑯納諸齋中以圖不朽處士名涵仁休寧隆阜世家傑士云正德丁卯夏四月上旬記

時齋記

休寧之隆阜有姻友戴君遇者以時名齋求余記蓋君之字曰廷達以應其名而齋又以應其名與字也或曰時有達有未達顧人之所遇者何如爾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如君之名之字之齋皆爲順境而無所謂未達之時矣豈其然乎余應之曰有達有才達者時也而所遇欲達者古今之同情雖

聖賢不能異也。或者不能對君，亦避余之論。余又申其義曰：時在命，隨時以聽命在人。先時而動則爲過，不可以言達也。後時而動則爲不及，亦不可以言達也。不先不後，會逢其適，所謂待時而動，相時而動，是已。君故家人物，讀書好禮而寄跡於商者，舟車四海，惟不失其時，則所遇者無不達，豈必得時行道而後謂之達哉！洪惟

聖朝治隆一統百四十餘年之太平，民物阜康，聚廬託處于光天化日之下者，罔有一之不達。此又時之大者。吾人所適之甚幸也。君不可以不知。若先正所云行當其可之謂時，則又聖人之能事矣。余不敢妄引以告君。於是避席斂容曰：是可爲記矣。庸書以歸之。正德丁卯夏四月上旬記。

玉泉寺重創記

吾新安郡城西二十里許有寺曰玉泉唐大中二年建以其
有泉四時澄澈如玉故名至宋呂太守沆作記曰清泉寺然
年滋久起廢不一故記罔有存者不知主僧爲誰元至正間
普祐授本路都綱重加建置寺爲之一振入

國朝百餘禩皆仍其舊弘治壬子秋遇回祿之災所存者惟
殿鐘樓山門而已餘皆蕩爲煨燼主僧慶華率其徒衆法亭
燬法亭正旺正助募財集力而創之以漸於是廟廡方丈棟
我然至於像設亦皆煥然一新未幾正旺上禮部以才舉爲僧
錄司僧吏司治大隆興寺爲天下第一叢林覺義等秩皆倫之
爲官其素履皆吏主之謂之掌書誠極傳人之選也兼以醫藥
爲公卿大夫士所重可謂玉泉出色者矣歲癸亥余以雲南按
察副使釋先母游宜人服赴銓曾正旺謁候寓邸甚勤聞舉劍

寺事以告且請記以示後來者使繼之勿墜蓋其身雖暫勞于
隆興而其心欲退息于玉泉也余筭其用出縣淮甸遷闕泉井
蓮汴藩尋至今官往返過郡聞玉泉據黃山之支挹黃羅峰之
秀群山環拱松竹隱蔽欲一遊以賞其勝且觀其輪奐之美而
不可得姑述梗槩登于冊以復之正旺歸而勤之豎珉以圖久
遠可也於戲僧以寺爲家而克振其家如此世之有家者視之
亦可以自振矣正德丁卯夏四月中旬句記

竹齋記

易說卦震爲蒼莖竹言竹之象也書禹貢揚州篠簜旣敷荊州
厥貢惟篚簞栝栝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禮記月令仲冬取竹筴
禮器如竹箭之有筠言竹之材也詩衛風瞻彼淇澳綠竹猗猗
言竹之德也若吾郡敬棠棣絕君崇相世輔之號竹齋其有取

於詩之綠竹與蓋齋者藏修之所懸前隙地非渭川千畝之廣
不可以材言旣成爲竹非蒼良之幼不可以象言也白居易云
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
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
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
礪名節夷險一致者言竹之德一至於此亦庶幾乎淇澳之猗
猗矣鮑詩禮之族也余之所知君江湖之彥也余未及識其竹
若干箇其齋若干丈尺余亦未及見然而其號有如是則其所
嗜好之清也可知其嗜好有如是則其所言動之雅也可知矧
君之弟崇德世基與余素厚君之名余聞之亦素稔乎今年世
基持一冊請余求字與記其間有大字焉有圖焉有詩焉其後
亦有記焉皆爲竹齋而作者余又爲隸二字而記之可謂采文

矣雖然非余之言也先賢之名言也君或有取焉不爲無益於竹齋也正德丁卯夏五月朔記

友愛堂記

郡城之東隅烏聊山之麓有室華而既者吾宗汪存應氏之居也堂其中而高其顏者友愛之名也存應君讀書好禮厥考斯道翁曰子長卽君出唐孺人次存恕存慤存慤繼黃孺人所出諸與君之子頓齒相肩輩君躬孝友長貳曰宜之綜理家政賢易武林姑蘇間勤創爲物先拓產植貲一無私蓄以故家益睦肥白首迨今恩意彌篤君之子若孫暨諸弟之子咸帥其教曰謹夫慎夫貞夫節夫輩相聚一門怡怡無間言誠傳所謂兄愛而友弟敬而順者也此堂之所以名也夫兄弟天倫也友愛天性也古有曰惟孝友于兄弟又曰天倫之愛振古莫備在古人

斯其分內事奚堂之名之云後世教學稀濶風俗凋弊闕焉之
刺與尺布之謠作不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則曰紕兄之臂矣
果易得乎予又聞之君四十時輸粟賑邊授冠服尤能周卹貧
匱鄉曲有不平者輒爲彥方之斷舊守祁張彭三公及今何公
咸得禮遇凡更數舉董造忠烈廟都察院郡儒學漁梁壩等事
克辦罔或私以償何君之德多良也友愛行於家義聲加于上
下良由其本之立而用隨之也今之兄弟不特田地之爲易得
者利涉纖杪便啾啾相視若秦與越然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
薄况其外行之義乎去古道也斯遠矣噫可嘆哉君既耆矣萎
楚之性老而弗渝固無恃予之記以爲勉然令終君子之難也
尚與諸弟共敦此道無忝此堂名俾後昆世世守之可也正德

丁卯五月下旬記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